

● 百花潭文丛

纸上交响

陈子善

从此以后，古典音乐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伴随着我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前行。无论在江西农村的田埂上，还是在上海里弄生产组的陋室里，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埋头查阅资料的间隙，耳畔经常会响起“老贝”的《命运》和《F大调浪漫曲》，也时常会听到巴赫的《圣母颂》和舒伯特的《小夜曲》。古典音乐在我软弱的时候给我以力量，在我痛苦的时候给我以慰藉，更在我追求的时候给我以鼓励。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纸上交响

陈子善／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上交响 / 陈子善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4.8

(百花谭文丛)

ISBN 978-7-5306-6452-0

I. ①纸…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3746号

责任编辑:徐福伟

装帧设计:郭亚红 责任校对:魏红玲

出版人:李华敏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天津市银博印刷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字数:48千字 图数:17幅

印张:5.25

版次: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23.00元

我的古典音乐之旅(代序)

我在小学和初中时代,对音乐没什么感觉,上音乐课只是跟着唱,滥竽充数,混个及格而已。后来学五线谱,课上完了也就全还给老师了,至今仍是五线不识、五音不全的“乐盲”,对卡拉OK更是敬而远之。可我偏偏爱上了古典音乐,而且爱得那么真切,那么深挚,现在想想,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966年冬,“文革”如火如荼,“红卫兵”正炙手可热,还是高一学生的我却因出身不很好而成了“逍遥派”。虽然也曾逞一时之勇,冒充“红卫兵”北上蒙伟大领袖最后一次“接见”,毕竟不能长此以往。正好,邻班有位爱好文学的同学鲁兄约我“交换”书看,两人臭味相投,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当时所谓“交换”书,乃是交换“封资修毒草”的别称,

借以掩人耳目。因此，必须小心，必须隐蔽，一般都是我到鲁兄独门独户的家中“交换”。于是我知道了鲁兄还有一个业余爱好，学拉小提琴。几乎每次去，他都在拉练习曲，什么《开塞》，什么《克莱策尔》，咿咿呀呀，煞有介事。后来他拉《梁祝》，才深深吸引了我，尽管不可能有乐队协奏，显得有点单薄。

那是一个只有八个样板戏响彻云霄的荒唐年代，我对“国剧”本来就没什么大兴趣，对“革命样板京剧”更不敢恭维，但对《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却颇有点好感，特别听到《梁祝》，才明白什么是我喜欢的音乐。但鲁兄告诉我，还有更精彩的西方古典音乐，不妨听听。这样，我就更深地中了“毒”。

鲁兄有位毗邻而居的小学同窗陈兄，也是文学迷加古典音乐迷。从1967年初起，直到1969年春我奔赴江西农村“战天斗地”止，差不多每周有两三个下午，我们三人就躲在陈兄小小的亭子间里紧闭门窗猛听“老贝”和“老柴”。虽然大都是七十八转的胶木唱片，听一部交响乐要转换好几次，我们仨还是兴致勃勃，浸淫其中而不能自拔。有多少个黄昏时分，当我听完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或比才（《命运》、《天鹅湖》和《卡门》）是我们当时听得最多的

三部曲子),走出鲁兄他们的弄堂,漫步在现已保护建筑林立的霍山路舟山路上,总不时有音乐是多么美妙,人生是多么美好的思绪袭来,那时那景那情,至今记忆犹新。

从此以后,古典音乐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伴随着我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前行。无论在江西农村的田埂上,还是在上海里弄生产组的陋室里,或者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埋头查阅资料的间隙,我的耳畔经常会响起“老贝”的《命运》和《F大调浪漫曲》,也时常会响起巴赫的《圣母颂》和舒伯特的《未完成》。古典音乐在我软弱的时候给我以力量,在我痛苦的时候给我以慰藉,更在我追求的时候给我以鼓励。随着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聆赏古典音乐早已是光明正大、自由自在的事,跑唱片行又成了我必不可少的日常功课,以至后来我的学生撰文为我画像,也不忘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我在唱片行认真挑选古典CD的情景。

交响乐、室内乐、歌剧、艺术歌曲听得多了,我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养成的搜集资料癖也再次发作,找了少评介古典音乐的书刊来看,希冀进一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但看来看去,不免有些失望。这些书刊不是不好,但大都出自学院派专家之手,太专业了,太一本正经了,不是

我这样的门外爱好者所能领教的。于是我又突发奇想,如果编选一本作家学者谈论古典音乐的散文集那该多好,一定会有像我这样的爱乐的“乐盲”会喜欢。《雅人乐话》这本小册子就此应运而生。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在编选音乐散文集上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编选了李欧梵、辛丰年、刘靖之、吕正惠、庄裕安、陈黎等海内外名家的音乐散文集多种,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音乐散文热”中起了一点小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作者大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无一不是古典音乐迷,他们见解独到、文采斐然的音乐散文,给我打开的又何止是一方欣赏古典音乐的新天地。而当“音乐散文”已蔚然成风时,我在编选了《流动的经典》之后戛然而止,我想我应该见好就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典音乐陶冶了我的性情,涤荡了我的灵魂。而且,我在《流动的经典》编后记里说过,对于古典音乐,我是泛爱主义者。换言之,从巴洛克时代到20世纪的肖斯塔可维奇,凡音乐史上有定评的大家甚至名不见经传的小家,只要我觉得好听,我都喜欢。不像有些朋友非巴赫不听,非瓦格纳不听,非马勒不听,非理查·施特劳斯不听,喜欢柴可夫斯基和施特劳斯父子也就被讥为“小儿科”。当然,“好听”的说法过于宽泛,什么曲子才

算好听,是结构宏大、思想深远的“老贝”的“第九”和晚期四重奏,还是晶莹剔透的《少女的祈祷》和肖邦的《夜曲》,恐怕也是人言人殊,青菜萝卜各有所好的。但这已是另一个话题,姑且不论。不过,我乐于承认,在群星璀璨的西方古典音乐家中,我最爱的还是莫扎特。我奇怪自己在接触古典音乐之初怎么没有亲近莫扎特(大概那时找不到莫扎特的唱片),但一旦真的与莫扎特朝夕相处,我就为莫扎特而痴迷,我就永远爱上了莫扎特,今生今世,矢志不渝!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急就于沪西梅川书舍

(原载 2004 年 12 月 25 日《上海音讯》)

目 录

- 001 我的古典音乐之旅(代序)

辑 一

- 003 新文学巨匠笔下的瓦格纳
019 音乐会奇缘:徐志摩、林徽因与克赖斯勒
037 沈从文与莫扎特
041 刘荣恩:迷恋古典音乐的新诗人
051 谭小麟、欣德米特和傅雷
059 别开生面的音乐评论
068 张爱玲说《毛毛雨》

辑 二

- 079 我买到了萧友梅签名本
083 《贝多芬传》初版本

- 086 闪亮的生命
- 089 对莫扎特的新阐释
- 093 激动,为什么激动
- 099 不断延伸的音乐子午线
- 103 傅聪望七了
- 106 走近施波尔
- 111 赏乐日记三则
- “穿越巴洛克”
 - 胡梅尔故居
 - 春天之曲

辑 三

- 121 《雅人乐话》之我见
- 125 浅释“流动的经典”
- 巴赫
 - 莫扎特
 - 贝多芬
 - 舒伯特
 - 肖邦

- 瓦格纳
 - 勃拉姆斯
 - 柴可夫斯基
 - 德沃夏克
 - 马勒
 - 德彪西
 - 肖斯塔科维奇
 - 编后小记
- 134 李欧梵的《音乐的遐思》
- 附录:《音乐的遐思》小序/李欧梵
- 140 投向音乐海

附 录

- 147 读完《想乐》听古典音乐/马玥浩
- 杨照这样理解音乐
 - 音乐背后的文化史
- 151 跋

辑一



新文学巨匠笔下的瓦格纳

2013年5月21日,是19世纪德国“天才作曲家”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1883)诞辰两百周年,德国和全世界古典音乐界全年都在纪念他。因此想到,瓦格纳是何时又是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的?新文学作家又是如何接受瓦格纳的?这是一件值得追溯、颇有意思的事。

不妨从郭沫若早期新诗《演奏会上》说起,先把这首短诗照录如下:

Violin 同 Piano 的结婚,
Mendelssohn 的《仲夏夜的幽梦》都已过了。
一个男性的女青年
独唱着 Brahms 的《永远的爱》,
她那 soprano 的高音,

唱得我全身的神经战栗。

一千多听众的灵魂都已合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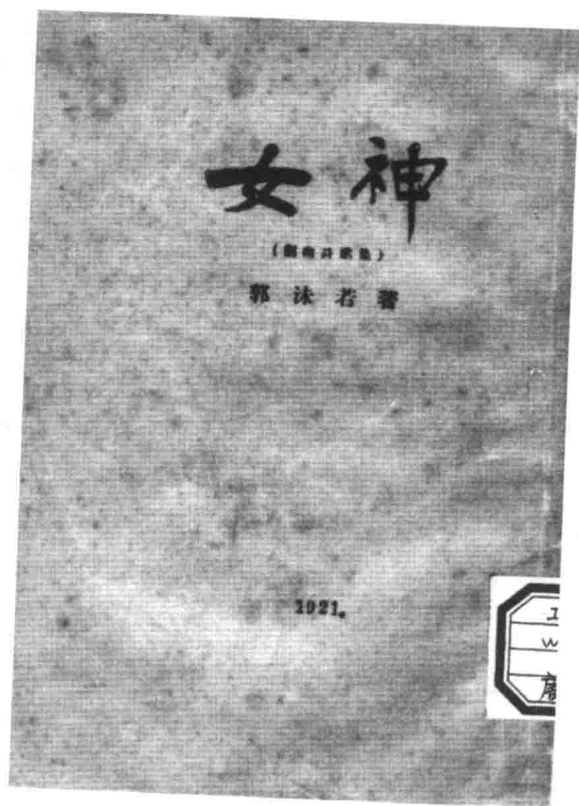
啊，沈雄的和籥，神秘的渊默，浩荡的爱海哟！

狂涛似的掌声把这灵魂的合欢惊破了，

啊，灵魂解体的悲哀哟！

了解郭沫若生平的想必知道，1910年代末，他正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求学，自1919年9月11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以“沫若”之名发表《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鸶》开始，郭沫若开始了他“狂飙突进”的新诗创作，正如他自己后来在《创造十年》中所回忆的：“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演奏会上》初载于1920年1月8日《时事新报·学灯》，正是这一“爆发期”的产物，比有名的《地球，我的母亲》只晚了两天发表。《演奏会上》后收入1921年8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女神》第二辑。《女神》是中国新诗经典，但这首《演奏会上》却一直未受到论者关注。探讨《女神》的论文成百上千，几乎没有一篇提到《演奏会上》，未免可惜。

《演奏会上》记的是作者在日本参加的一场古典音乐



郭沫若著《女神》，1921年8月泰东图书局初版，书中收录《演奏会上》一诗

会,从诗中“一千多听众”句推测,这场音乐会应该规模不小,而且,全场观众的“灵魂都已合体”。作者也显然受到了深深的感染,“全身的神神经战栗”。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青年郭沫若在诗中写下了他对西方古典音乐的认知。诗中写到了门德尔松和勃拉姆斯这两位我们而今已耳熟能详的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特别在诗的第一个原注中,郭沫若出人意料地提到了瓦格纳,尽管这可能是从相关音乐书籍中照搬过来的:

波拉牟士 Johannes Brahms(1833—1897)与瓦格
乃 W.R.Wagner(1813—1883)齐名,同为十九世纪后
半德国乐坛之两大明星。两人均兼长文艺。

虽只寥寥数语,对瓦格纳的概括还算基本到位。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新文学作家笔下对瓦格纳最早的介绍,极为难得。

一年半之后,与郭沫若一起创办“创造社”的郁达夫也在1921年7月7日、9日、11日、13日《时事新报·学灯》以T.D.Y.笔名连载小说《银灰色的死》,竟不约而同写到了瓦格纳。